

羅田縣志卷之八

雜志

雜志者志之餘也事非關於政教者不必特書故雜志以別之也雜而志之何也今昔之廢興無窮古蹟所當稽也弔古之思難忘坵墓所當考也佛老之居未廬寺觀所當知也淫祀之惑未解祠廟所當識也亭閣之建立有數雖微必錄僊釋之恠誕間見雖異必書存故也

古蹟

古人見沙壘而憶孔明遊赤壁而懷子瞻俯仰今昔有感慨之意焉故羅之古蹟雖亡其實而皆存其名亦以啟人之瞻慕而傷悲乎

○按古蹟自漢以下有二十餘處此皆脫見訂補

舊縣治

今縣東六十里魁山之陽

申明亭

在縣治按察分司之前今廢

陰陽學

在縣西一百二十步

醫學

在縣西一百二十步

巡檢司

在縣東南五十里石橋頭以上今俱廢

○按此恐是宋茶場官廨之誤見訂補

雜志

卷八

儒學

在縣東歸厚巷後遷縣南官渡河之濱今復遷舊址

高明堂

在舊學明倫堂後景泰三年訓導葉春建以為講道之所右都御史李實扁額知縣徐泰有詩今廢

修西小亭

在學西教諭陳瓚有記今廢

志學軒

在學西齋之左訓導趙廷佐有記今廢

社學

在縣治西二百步城西門內知縣沈雷建前後書堂六間今廢

塔山書院

正德癸酉通判毛應時借塔山寺隙地建書院三間嘉靖乙酉知縣夏國孝拆修學衙今廢

○按此合後志考之可訂正後來之訛見訂補

預備倉

共四所東南西北各一今廢

養濟院

在縣北龍崗今廢

大閱場

在便民倉之左嘉靖甲午知縣沈越改遷於倉基

仙女臺

在縣西一里民傳仙女寄迹於此遺跡猶存

通濟橋

在縣東

霸城橋

在縣南

玉虹橋

在縣東今俱廢

文昌祠

在儒學明倫堂左今廢

晏公廟

縣東一里許在東嶽祠左今廢遺址尚在當屬之官

聖恩堂

在縣北一百一十里今廢

○按聖恩二字誤書見訂補

迎餞亭

在縣治南三里成化九年知縣張暹買民胡鬪地建正廳三間厨房一間今廢

徐壽輝故址

在縣東一百二十里人稱是奸雄蟠據之地

○按此故址二字太渾另有考見訂補

坵墓

古人感覽四方思其人而不得見則拜於其墓况桑梓之邦先賢之遺體在焉可無志乎然羅雁劉將軍之墓為最顯王韶特以位高而存之耳其餘世遠無考只仍舊志以書

○按宋元明墓尚

有應載者此均脫見訂補

宋王少保韶墓

在多雲鄉三十里地名雙河口

○按此誤載據九江府志德安縣志韶墓自在德安縣西望天山下甚詳確另有考見訂補

陳御史墓

在王少保墳山之西

宋學士墓

在多雲鄉七十里地名東安

元吳知縣季益墓

在縣北平湖鄉七十里獨坐山麓大中父也皇慶壬子冬月望日奉議大夫淮西宣德肅政廉訪使溫廷進忠翊校尉新州路羅田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長安徵仕郎新州路羅田縣尹兼勸農

事陳琦進義校尉新州路主簿可立吉思新州路羅田縣教諭廖王佐新州路羅田縣典史郭世榮同立石

○按此書朝代誤碑刻題名亦有訛脫見訂補

鄭郎中墓

在舊縣魁山下

夏行省墓

在縣東北十里地名熊崖寨

○按此脫夏氏名書官亦不合見訂補

本朝

雜

志

卷八

勅封宣武劉將軍應春墓

在縣東北五十里亭子山翰林院典簿臣朱善奉勅撰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亥

皇帝御奉天門時有永平衛指揮僉事劉廣陸辭歸葬其父應春

皇上乃曰朕以武功定天下凡將士建立奇功者於其祖父母父母必有褒贈之典以爵其冥者也今廣既奉喪歸葬宜加碑以銘之庶不負忠者之勞特命臣善述辭以銘之臣善拜手稽首謹撰按劉氏譜系出自陶唐所從來遠矣世居新州羅田縣者廣之族也廣祖慶父應春皆服田力穡克勤克儉鄉里稱善人應春後以兵亂徙居六安因家焉廣自兵興即以

軍士屬官寧侯曹良臣麾下臨事不避難以勤謹見信任歲甲辰奉旨職千戶守廬州歲丁未從攻湖州克之移守大倉復調兼征蘇州率所部摧堅破銳數獻俘誠張氏之敗廣與有力焉隨

大將軍下中原於是拔益都定濟南平東昌克棣州河北之民扶携而至回軍汴梁從宋國公馮勝取潼關再息兵於汴七月從大將軍渡河取衛輝降彰德八月至燕都胡君北遂破永平大將軍席卷長驅勢若風雷不數月間山東西關

內外悉皆定矣凱旋命守通州與元相也速戰勝之復從左副將軍趙元守上都復守山西從副將軍援大同與元將脫里伯等戰有功轉戰定西勝之已而凱旋命守通焉洪武四年

聖天子以廣積功累勞宜加陞擢迺命以宣武將軍永平衛指揮僉事在職七年報綏邊境軍民安靖上甚嘉之十年春三月父應春以疾終於六安計至廣衰絰哭泣哀動僚屬本衛為請於朝未達

上聞而乃元將盧兒以兵潛入永平界內將斥候者擒去邊報既至上乃聞知星夜令人馳驛永平命廣率兵前去追捕廣聞

上命至釋喪服披甲冒帥精兵步騎千人兼程並進抵所在俘彼州主而歸既還已三日矣胡將遣精騎千數追急相近廣待彼來於是伏銃士於崎嶇草莽之間廣數騎常行其追者見人衆頗寡直趨而戰廣方且勒兵與戰未久胡兵不能當廣

之勇衆有少怯其伏兵四起於是俘胡將平章欽察歹右丞阿末改帖木歹兒參政蠻子等一十六人再戰復生擒平章安童並首目人等其餘獲到戰騎軍命大勝而歸捷音

上聞乃詔入朝遂以八月日至京師陞辭之日賜楮幣二百緡俾歸葬焉應春享年七十有四以子廣功封宣武將軍指揮僉事妻江氏享年四十有五

以子廣功追封德人應春父慶享年八十有三母湯氏享年八十有五應春獨生廣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遂至克顯其先世之陰功豈偶然也哉廣祖父母及母俱葬羅田今又將奉父柩自六安歸葬先墓之側亦可謂能子也已謹奉

勅爲之銘曰
家之豐惟子之功永世無窮身之貴惟子之力永世無斃錫予之厚封爵之崇視茲銘刻於以勸忠

寺觀 寺觀之居韓子嘗欲廬之志奚取焉蓋名山勝景多其所據而古今之題咏附之存之或足爲輿地之證耳

塔山寺 在縣東一里唐貞觀間從塔山遷於此洪武中重建成化知縣徐公泰扁其門曰萬壽福地○王少參鼎詩云此水此山俱眼前我來觀化信前緣松聲萬壑供醉眼花影一樓張別筵蕭子王生堪發興溪光禽語自長年虎溪相送還相憶今夜空山抱月眠○郡守盧公濬二絕萬山舊染堆螺髻一井新開浸碧天人面桃花古如 ○按此年代誤王此莫致啼鳥笑流年○已渡碧溪過小寺忽看玄雀漾長天爐煙未斷花迎雨莫笑黃楊厄閏年 ○盧諸詩均誤收

見訂

觀音寺 在縣多雲鄉三十里郡守盧天台濬詩一絕云看盡羅田山外山倦依流水宿松關分明夢裏神仙語前路風光十八灣

十王寺 在縣東奉泰鄉六十里

集仙寺 在縣東奉泰鄉七十里嘉定五年建嘉靖甲午知縣沈越過其地樂佳山水嘆曰真古刹也乃移香山廢寺鐘鼓於內以鎮山靈扁其門曰祇園

麻姑寺 在縣北多雲鄉九十里

真覺寺 在縣北多雲鄉九十里

僧塔寺 在縣北多雲鄉一百二十里

廣化寺 在縣北多雲鄉一百四十里甕門關之下久廢嘉靖癸巳知縣沈越據舊僧悟玄告復與舊址嘉靖己亥沿關內外盜作僧周等奮身擒殺有功知縣祝翔申明修復給賞入官盜田二百石收寺當差因以禦羅疆之寇

雜志 卷八

○按此有宋人詩及考證見訂補

韓塔寺 在縣北平湖鄉一百里有塔二座

玉泉寺 在縣西平湖鄉二十里王少參鼎詩云路岐千載盡西東入寺還驚色界空一派玉泉通地脈千尋石壁見神功疎簾晰晰弄山月短褐蕭蕭吹野風勝地登臨意無極白雲回首更重重○知縣沈雷詩一首遠入招提境東風宿雨晴落紅幽徑滿新綠小池平絕勝投名社何須向化城老僧延坐久忘卻世間情

仁聖寺 在縣東南奉泰鄉六十里

玄妙觀 唐貞觀初建於魁山後移縣北洪武初遷縣南一百步永樂中重建有碑思州府知府汪本撰文今不載 ○按汪大本洪武初官武昌知府此有脫誤見訂補

天祺觀 在縣南平湖鄉三十里 ○按此名訛見訂補

光山觀 在縣東奉泰鄉六十里

香爐山觀 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真武觀 在縣西南一百四十里成化初知縣徐泰置買斬水縣民地建正賦倉在石潭岸湖水之隈求以避水思遠火災也乃築觀於倉前以鎮壓之果獲其應後羽流於此祈雨者真武亦顯其異徐泰立石頌之

祠宇 禮云祭非其鬼謂之淫祀淫祀無福羅之祠廟不登於祀典者亦備書之以見邪惡之未正而反經之君子當有以破其惑也

百神祠 在縣儀門外成化六年知縣徐公泰重建

東嶽行祠 在縣東一里正統中縣丞沈俊建成化中知縣張暹重修正德中居民再修

關王廟 在教場東城中居民建

五顯廟 在縣東南一里嘉靖乙酉知縣夏國孝欲毀之夜夢五人借傘又任民重修

○按此另有考見訂補

相公廟 在縣東里至正建

排衙山廟 在縣南十里至正間建其山如排衙故名有神能驅疫捕逃祈禱雨暘多效邑人奉之

亭閣 亭閣之建所以時遊觀節勞佚也其志之者於以存舊而寄思也塔樓軒附焉亦存舊寄思之意也

○按蕭梁趙宋以下尚有十三處可考此脫去見訂補

去思碑亭一 在護樓外東西兩傍知縣林宗桂建

玉皇閣 在縣治東玄妙觀正殿之後嘉靖辛丑歲衆建

涼亭六座 一在縣北石柱山一在縣北觀音寺一在縣東北破缸衝一在縣東平頭嶺一在縣東鳳凰關一在縣西栗子坳

○按實有七座

韓塔大小二座 在縣北韓塔寺

翠屏樓 在縣東塔山寺有翠屏記本府通判毛應時撰其略曰羅田玉泉張希程少負奇質以明經舉於鄉甲戌落第于春官謂尚友天下士為未愜乃潛居塔山寺之西樓篤專古訓扁戶數年未嘗有半武於公庭後進之士多及其門虛往而實歸予適以公務會霍山令王君汝學於樓之西王君語予曰希程經濟才非可以科目中人視之因登樓檢其疇昔所筆者皆足以發前賢之蘊時對酌予樓而有高阜屏障於前草木森鬱青翠重重予顧而喜曰壯哉斯樓之奇觀也

雜志 卷八

四

不可以無名因扁之曰翠屏云云○附知縣夏國孝訪玉泉詩一絕赤脚尋山踏雪苔雪窗何處覓殘梅主人深着東園鎖靜日孤亭密撥灰○訓導鄧穆訪玉泉詩一絕河橋無柳識神仙偶入天龍便悟禪三十六玄談未了又從川上看魚鳧

澄慮軒 在教諭宅後

仙釋 仙釋之來遠矣其偷生緣業之教惑民為甚然史家皆存而弗削者亦齊諧志怪之類耳茲故因而志之以著習俗之所向而君子之所當關也

○按漢晉以下尚有六七人可考此佚見訂補

七娘 同心七女在縣東八十里山中修道後同羽化登仙其山以此得名至今山有鞋跡七雙為驗

月仙 兄弟五人修道功成雲遊方外誓曰見險過見月止至羅過石險登一大山遇月出遂止居之五人同尸解矣其山後亦以月名今立有廟

盤仙 本縣平湖鄉七十里有港半畝見一人浴於中忽爾不見其人止遺下盤跡乃知為神仙也故其港至今以神仙名

麻姑 縣東八里有崖一處麻姑會寄跡修道故崖亦以姑得名

惠旺 本縣多雲人自幼參禪教初不識字一旦入多雲深山之巔創庵靜修杜絕塵慾遂脫悟於詩寫盡高山情景詩一聯曰流水響穿崖下石白雲堆塔竹邊牆又一聯半夜犬從天上吠五更雞向月中啼禪機之能移人如此竟坐化於山

祖寬 鳳陽人年九十四遊至本縣塔山寺謂主僧元慶曰此地五祖家也願借尺地西歸慶駭之問曰汝果知輪迴之說歟曰吾不知三日後辰時吾歸期也至日果坐一蒲團請大眾說偈曰九十四年駕隻鐵船一篙撐去徑往西天言畢而

氣絕矣兀坐如生一方人異之

羅田縣志卷之八終

吏聞尚明謄錄

羅田縣志後序

予行天下其所閱歷亦有方矣每見幽奇之觀瓌偉之跡英雄豪傑經綸馳騁之區未嘗不褰裳引領神爽飛越直欲陟其巔拜其壘徘徊數日而後快壬寅之春就官于羅欲以觀風察俗尋幽弔古至之日求志觀之久而未能得既而乃知舊典之不修而新帙之未就也居踰月祝公

欽擢之命下矣一日始出其稿以相示曰茲蔡惟忠輩二三子之所成外史楊君洪君之所校而余亦嘗是正者也顧楊君以陞去余方以取行其間綱領粗備而繁漏未釐子其爲我終厥志焉且並其所以鉅梓之費咸預以畀予予曰於至哉公爲政之忠也去而不忘其舊爰披而閱之見其大書分註井井有條搜逖索幽百爾完具乃歎曰甚哉二三子之苦心也於羅有助矣予復何言特卽其所分六曹爲之離合而更置之重定次第參附意見哀繁增遺別爲八卷不越月而事畢乃募工板行僉謂予當序諸末簡予惟在昔韓昌黎過韶州借圖經朱子官南康首

縣志後序

問郡志羅地雖小亦古之建國也而舊稿破裂邑之故實幾落莫無稽陋也若何今公能以數百年邑乘之闕而頓舉於數月之間二三子能成公之志蒐輯抉摘於文逸獻亡之後而余復濫預編摩之責安有所易置得附名於圖志之末是書之成亦不可不謂之遭也已繼今牧民者能留意而踵修之使從政有稽觀風有采尙友有徵於以宣

皇庥敷教化豈其微哉乃不量而書於後

嘉靖壬寅夏六月儒學教諭晉江蔡元偉謹識

購鈔天一閣藏本嘉靖羅田縣志題後

庚申春余校書國立圖書館吾兒夔強相隨特喜訪書一日語余曰吾縣有康熙四
年所纂之方志比於繆藝風學部圖書館方志目見之鈔本八卷二冊署王光鼎修
大人曷於圖書館檢之余驚爲創聞先詣教育部藏書處得寫本內閣庫殘書日載
有此書別有康熙五十六年張侯琳之志刻本五冊詢所在則二志均已劃歸圖書
館夔強極思快覩欲爲錄副余迺泐秘書廳行調數日二志均至始知繆日署王光
鼎者乃其目例皆以官爲主名實則此志乃王宰縣時屬故明諸生蔡容遠梅山手
纂館藏鈔本二一署內閣一署禮部其書並未付刊均縣胥所繕當時由縣申省送
閣部圖書集成職方典所採卽是此書近志於容遠傳有修志語乃謂此也強兒與
其弟夔武錄此志訖更錄張志惟張志之在吾縣自光緒初管侯修志時便不獲見
更無論蔡志今始得而並按之張書亦據蔡志爲藍本貳以康熙二十四年奚氏祿
詒所修之府志參以諸生汪德溥之訪稿是時縣紳自徐教諭鉅閔訓導煜以下但

重刊祝志題跋

充採訪讐校其討論編輯都由張侯幕客劉青震等十許人主之吾兒既得此二志
始與余商欲訪求嘉靖祝侯創修之書蓋余居恆曾言此志今日容在世間也始余
讀光緒府縣志秩官傳知范氏天一閣藏有此志欽欽在懷嗣聞范氏藏書經粵匪
亂時多伏疑此書亦在列久不置念比經兒力言怦然心動於是求得薛福成天一
閣見存書目觀之則此志赫然具在並注嘉靖壬寅祝瑋修下署一全字覽之大喜
自夏徂秋在京師詢寧波人殆徧展轉動多間阻最後由陳君文哲三四次函詢越
年春暮始得范君玉森復札其人爲范司馬嫡裔見以國民校長司全閣總筭鑰稱
曩例購鈔一種須銀元五十番余乃商之縣會館諸君乞勸學所鳩資勸學諸君深
知文獻之重三閱月而資至范書亦來謂按元款式影鈔已竣惟彼此乍行交易各
有不相信之苦遲之又久余始決意先郵植予之乞一周星而此書至余父子分冊
檢校列其譌奪並災異中缺葉縷寄乞其訂補惟已脫之半板元藏本已付闕如強
因告余可以蔡志補之蓋經校以蔡志知蔡氏於嘉靖以前及志例全襲用此書但

竄易舊文少許字句耳爰遴災異中四則補入此書遂哀然爲完秩矣方余父子訪
購此書時夔強正代人搜求鄉先正著述目又於黃氏千頃堂書目卷七見袁福徵
之羅田縣志加以推考疑爲嘉靖四十一年袁氏官黃州同知時所續輯後於此志
裁廿年然其書則無從蹤迹

或云袁志即祝志不過即元書加入序一篇據千頃堂書目亦載袁福徵景陵縣志惟今天門縣志稱即邱宜之志謂時縣志久缺宜始創修知沔陽州華亭袁福

徵爲之序然則袁不過於邱志加刊一序而已千頃堂書目即據序以爲袁修準此以推所載袁氏之羅田縣志焉知非即祝志而袁氏爲加一序因而黃氏遂著錄爲袁氏修乎且黃氏目注此志云嘉靖間修殆即指祝氏壬寅歲耳否則相去廿年可增補者無幾奚必再修其必曰嘉靖間修者指明修書與袁不同時耳又有一證嘉慶中何文明爲涪川縣志未幾縣人潘煥龍知縣事爲加刊一序撤去舊日序例印行儻不加考覈鮮不以此志爲潘修者然則黃氏以祝志爲袁修者殆亦此類爾宜顧亭林請有明一代著書人多撰竊也又葉廷瑄吹網錄稱至崇禎十一年江津白侯乃忠之續志吳曉鉅言千頃堂書目題撰人多附會不足盡信觀此益信

按宣統湖北通志藝文外編釋是志在崇禎九十年間其說是矣而尙未盡考九十年間白侯築城練兵至劇十年二月及四月大小乃有十一戰決無暇修志惟自此劇戰賊衰入秋各方可議及修志當時必是一定議即以凡例乞序於李夢白家宰故其序但述白侯美政不詳其書若何可證十年間志尙未成故家宰雖沒於十年尙及序是志也若梅長公之序亦是未見志所作故於書從畧亦必作於十年十一年間惟晏元洲序曾見其書故論志較詳晏是時方家居也特訂通志附辨之

與蔡氏之纂志相去不及三十年中間雖經流寇再三破城與山砦義軍一再收城其書未必卽至銷滅淨盡乃蔡氏與所採之祝志均不一齒及殊不可解豈此事可以隱沒前功悉歸美於一己耶矧蔡氏修志十九藍本祝志既有較遠之志豈無至

重刊祝志題跋

一一一

近之志意者蔡氏於嘉靖後採有白志乎由此言之則白志亦殊略矣

據李孟白序云武志也及晏元洲序

云表揚新績又云侯之功惠大書特書則是志宗旨全以紀白侯功績爲重他皆在所輕故多畧也且是時舊編悉燬於八年屠城之亂亦不能不畧

及張侯修志但視蔡志爲草創

之稿頗不許爲具體之方志爰再四搜索白書其凡例但云蔡生所紀

例言云職官選舉人物據蔡生所紀

實則各門均採蔡志但益以公典檔冊採訪稿其不認此次爲志者特欲以創志自居耳觀其序可見

又云成書後復得有名舊序三首徧索底本僉

曰委實無之縱留一二斷簡已不成篇句審是則白志在張侯時尙有斷簡知其

蔡氏時或不止於斷簡殆其人年高志荒力避鈎稽攷覈之煩惟以因陋就簡爲心

其因襲祝志者兼以其書有厥祖之餘緒其後只摘白志完一朝大略耳要而論之

如果袁氏祇序祝志以行蔡氏果已包白志在內是此二書一則無所謂亡一則亡

而不亡矣卽不然二書與祝蔡書有別在今日海內殆已久蕩爲寒風黃埃不復可

問考明代吾縣志行於各省者止有祝志曹學佺天下名勝志所採即此志顧氏郡國利病書所採有出至最近之姜祝志後者殆本邸鈔顧氏方輿紀要亦參有他地志餘則不出此書外白志與國同亡更無知者矣

管二志嘗書則盡人皆知若姜志成書在乾隆五十三年爾時亦未付削及咸同兵

燹中原稿由房書檔冊中流散入縣市私家適練局中人見之乃以活版印行數十

部於是遂爲光緒志一切之母惟其書始終未達之大府暨各官署又無修書序及年月故公家都不曉有此作觀於光緒府志收入屬新舊志目宣統省志收各州縣志目都不及是書從可知矣綜吾縣自有此志以來都凡七次除袁白二書外余父子遂盡有其五種而吾之知有此最初之志自光緒府縣志發之近年之立意購鈔此志由強兒得蔡志張志後始決心誠求得之而由此五志互參所得於吾縣文獻故事之真者遂特啟一生而矣更拓而求之此五志外如自來舊新之省府志並一切海內諸志其關於吾縣放佚之文獻余父子校書時所得又更不可枚計矣嗟夫吾兒以甫冠之年其奮力思効於父母之邦較耄耋修學之儒爲尤勤摯而恢廣胡乃遽奪之去使吾遲暮中日日抱孤立無助之傷誠無解於造物者是何心也已甲子秋八月里人王葆心記於武昌國學館之天心國命堂

余父子之鈔訪諸志既艱困如此今悉言之者冀吾縣人聞之此後共矢加意之永保勿任再佚耳惟祝志既得嘗恐縣人疑余將專有其書時思廣傳適吾癸卯房師

重刊祝志題跋

三

李心蓮先生奉檄爲羅田長是爲余挾此志南下之次年乃作公函賸是書乞携入縣解存諸卷冊函中深致意縣人望其永遠保有師既抵任旋枉來書欲割俸重印以廣其傳是時吾兒尙未病聞之深喜卽爲考求此次修書諸官紳羅其生平本末輯成附錄一卷付從孫學博寫之以揚創志羣公之美同時又立網羅舊縣文獻三日曰鳩茲文在曰鳩茲詩在曰嘉靖羅田縣志訂補越兩月遂一病不起矣自後余更束閣不忍復觀洎甲子秋師以印費來始督武兒再檢舊草十月爲武娶婦携以返里又得近籍中宜予訂正者二事一宣統湖北通志藝文外編據天一閣目收此志譌名爲翊又引千頃堂書目之袁志稱羅田志秩官不載福徵名與祝志是一是二無從稽考余謂此由不知福徵乃以郡官預屬縣之志並非縣官之自爲志羅田志自不當收其人入秩官祇可收其事入秩官傳若袁之與祝相去二十年自是二事前已言之矣一湖北書徵存目載蔡容遠康熙羅田縣志八卷注宣統志知縣張琳修北京圖書館藏本蔡容遠修此誤以兩志合爲一書也蔡志鈔本八卷二冊乃

知縣王光鼎所屬修繆目已明書之余定名曰康熙羅田前志張志刻本八卷五册
乃琳免劉青震等所輯內閣庫殘書目亦收入余定名曰康熙羅田後志書徵合而
一之非也又他目著錄之譌如繆氏方志目以蔡志爲康熙十三年寫本已誤而內
庫書目又以爲康熙六十年刊本則更誤庫目亦是以張志淆入蔡志然張志亦五
十六年刊本非六十年也凡此皆考求吾里方志流別所不可不知者也是歲夏正
十一月葆心再志於青垞新居

抑吾更有不能不爲吾里後賢正告者從古知人必先論世今試取康熙前後二志
論之則蔡氏所處本非其時

黃本誠新鄭縣志凡例曰昔顧亭林在永平或屬爲府志亭林謝之曰郭造卿在
威將軍幕府搜羅天下書志畧備蓋十年而成燕史而今無其時故也大都取成

於數月之內者耳按湧幢小品稱郭山人造卿號健初福清人葉臺山爲之傳其燕史薊
畧皆有成書故亭林稱之余謂亭林爲一代地志開山之祖故取其言以斷志書得失張氏得時乃復反主爲

客故二志之不鑿人意者大都以此夷考蔡梅山修書之時當流寇山岩饑疫子遺
之餘村市荒殘不堪寓目其時不但官家舊族之寸楮掃地無餘卽前明畧可諮詢
之文士亦寥々無幾卽有一二均在劫後拋殘之地甦息耗邁之年而梅山亦耆年

重刊祝志題跋

四

以上人經生舊業不究紀載體例不曉當代掌故倉猝修志刻日成書向來既無儲
備臨事更憚尋求除鈔此志及續以白志外苟再徵事實在當日者祇有流俗之野
言與夫荒唐之陋牒故梅山摭入之新志材率開後來縣書之陋習貽鄰縣人以笑
口雖其萌亦開自此志然此志但蠹一孔未至如蔡之濫開多孔因此巨隙遂致乾
隆府志之嘲譏靖果園特於凡例中摘吾縣志力詆而汰除之嘉慶湖北通志陳愚
谷又遵而用之二公皆吾郡宿師巨儒也此則不得不爲梅山咎者若其亂頭粗服
中之佳處其瓌寶尙多經張志誤會與妄削者尤不少若職方典之所採不過十之
二三耳張侯修書主張全出外籍人不知此事苟非本貫宿士而又平日究心者往
往動輒膜隔在張志之用意無非力矯前志之儉覈意圖拓充然拓充而不本於平
日見聞之卓越羣書之淹貫則其臨時增多者悉是紙上空文與他方所公共故
其星野祥異乃入之濫人物列傳描摹空談爲名人改籍貫以陋譜爲寶書以排比
廣篇幅以序論見文彩其取資於奚祿詒康熙郡志但欲詳於舊志而不顧其乖隔

職官一門之年代幾於滿局全輸其於湖廣通志大清一統志之屬似都未之見則又與梅山同病者也然其佳處如典制田賦人物藝文力求博瞻尤在能破明人方志之舊軌而從同於清代方志之面目其要處爲姜志不知而謬去者亦多此張志之功也故二志之短在限於時與隔於人而其長要爲吾人今日所當共寶者也若夫姜志則進矣以義例論其志六表二列傳二乃深合史裁以地理論則山具枝幹水析源流又深得古法其每門小序亦多具典要其例言深以靖氏府志据正史駁羅田人物爲是而姑以徇俗者免流俗之誣亦見其苦心調停惟最末辨疑之考證仍不免悍誕飾非其劣者則同治排本紊亂其體例行款管志卽據手民紊亂者以爲典要尤爲駭聞此則最可憎者耳然則清代四志當以此書爲之冠矣良由姜伊蒿爲晉之通品當日預事之兩秀才四孝廉亦劬學之儒而承平之世公私不淆法度未墜亦其時也若管志成書黨團練餘波分黨之後一二雅才復裹足不入局入局者復多以銷費爲心總纂諸人挂空名而已舉堂堂一縣宋元明清四朝文獻之

重刊祝志題跋

重典責之循例辦公之人又奚足論哉奚足論哉故余之跋此書也不憚聒絮析論以往吾縣書之得失非好自標置以數說前修也爲鄭重吾縣文獻計爲普示後來鑒戒言出其心長語重之一愚不得已也後來者勉諸乙丑夏六月大暑再記於會城行館

按此次覆本係按天一閣影鈔明刻本傳撫元刻每半版九行行十九字其例仿明一統志大書標綱分注列目之式易一事再提行標之次行均低一格以醒目今悉因之其志中缺畧處爲脫處並確知其誤會處先後鉅錄處均一仍之不敢輒改但綴一語志其不合命變武據訂補爲之爲減少版資計縮作每半版十二行行三十二字官師志歷官一門人物志舉貢二門元本祇占半截今疊作兩截以省版數讀者尙可據以想見元本面目惟元卷首之縣圖拙澀無法亦不標地名無從識別無取覆摹第學宮縣署二圖雖亦簡穉然按以志中敘列尙可考見嘉靖以前兩種建置之規制特詳加考定拓元半版一圖爲一葉一圖熊君炳衡爲摹繪石印並一一注出堂廳房亭廟祠廡門宅庫等名望之了然觀者如

置身嘉靖之世不亦快哉全印既訖適夔强家傳脫稿每念此志璧返吾縣渠頗盡力羅致加以讐校並康熙前後二志亦手寫全部歸之吾縣三年中研考縣故尤費苦心爲本縣平添歷史中無數聲價讀此書者容亦在想見其人之列特取家傳附末識者鑒之或不斥其阿私也耶然繕附錄之從孫學博已於六月十五日在廣東軍官學校助戰殉國亂矣哀哉

正籌附印間適沔陽陳桐如縣長侃瓜代屆期亦聞此事特割廉俸捐助印資俾此書多留幾十册散布世間高誼良足佩也特並志之

重刊祝志題跋

六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附錄

此次修志職官人物列傳

縣人 王夔強 仲立

昔章實齋修志必舉前志原委列諸叙錄蓋仿史漢叙傳之例重志原也吾縣在宋元時隸歸蘄州則溯圖經之原亦必於蘄州志求之輿地紀勝載蘄春志丁光遠編茲殆吾州有方志之始宋史藝文志亦收此書凡十卷作陸峻丁光遠撰惟二人之里籍爲本貫或客官都不可知元李衍竹譜詳錄曾引蘄春地志述箬竹產自羅田殆卽本陸丁二氏之書書在元代尙存而當日羅田之事可知卽在此志中矣考祝氏此志山川中虎母山下曾引舊志云云坵墓又云因舊志以書豈此志之前先有一志乎然細案之所云舊志者殆指玉泉芝麓諸公舊稿而言非更有一志在此志前也祝侯序所謂志稿蔡氏後序所謂舊稿卽皆指此其稿要與宋元蘄春志無涉比在京師聞諸故老謂永樂大典收宋元地志甚夥丁氏之編容在其中惜乎庚子亂後鴻寶散落今既不復可問其可窺見一斑者祇宋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之方輿勝覽輿地紀勝明之寰宇通志爲其最古者耳方祝侯修志時除省郡兩志外如上所舉之三書都未暇考亦更何從遠溯志原然猶幸當日官師與三四學者銳然創立其開始之功又烏可沒哉欲彰其功斯不得不重其人夔強幼學無知每有綜述取裁庭訓特舉在都門讀方志時積年所得凡屬諸公之生平彙爲一卷竊附諸章氏敘列志原之旨鈔列此志後異日儻獲重刊焉亦應有之表章也癸亥三月縣人王夔強

周英忠州人宏治十四年辛酉科舉人

右嘉慶四川通志卷百二十六選舉明舉人

夔強按忠州志有周英傳惜未鈔得

勞樟列傳

勞樟字奇材正德庚午舉人授萬年知縣勸農講學剔蠹綏良調羅田南陽盜發築城死守有保障功後補新淦以按豪猾被誣下獄尋得白陞贛州同知奉命督木卒於道羅人思之祀名宦

崇德新志

右許瑤光緒嘉興府志卷六十石門列傳

夔強按崇德因避清太宗年號改石門

勞樟浙江崇德舉人嘉靖十二年令淦性樸才練為政務慈愛督賦明罰適於寬猛塞干祈除浮費民受隱福近候梓宮夫征不擾任八年如一日秩滿行民繫思焉終吉安同知祀名宦祠

右陳錫麟同治新淦縣志卷六職官傳

夔強按樟以嘉靖十二年令淦則任羅田在十二年以前據興湜所撰去思碑蓋以九年莅羅田惟嘉興府志作終

贛州同知而新淦志作吉安當以嘉興志為確

陳瓚字芝麓福州府學閩縣人沔陽直隸州學正明子正德五年庚午黃廷宣榜舉人黃州府羅田縣教諭

右陳壽祺道光福建通志卷百五十四選舉志明舉人

夔強按祝志及蔡志均作懷安人張志以下沿奚志訛作淮安考懷

安為明福州舊縣至明末裁併地分隸閩侯兩縣然瓚在通志作閩縣人不書懷安人可知祝志作懷安人乃誤記當以書閩縣人為正瓚既為正德舉人則張志以下誤作宣德間任乃沿康熙黃州府志而訛不可從考明代福建陳瓚有三人此為閩縣之陳瓚辨見家大人竊

趙廷佐字南濱桂林人廣西通志選舉正德二年舉人文昌教諭

表作臨桂人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右鈔本程可則康熙桂林府志選舉明鄉舉

夔強按祝志作桂林中衛人而臨桂縣志列廷佐名則由中衛改入臨桂縣籍也屬桂林府考臨桂

舉人明代官吾縣教諭訓導凡三人自廷佐外則楊鸞熊炯也廷佐既為正德舉人則張志以下沿康熙黃州府志作弘治間任誤甚不可從祝志稱廷佐以考滿去蓋以訓導考滿升文昌教諭也

祝羽列傳

祝羽字珍卿太平人福建按察司副使戒之曾孫也少從章文懿公受易得其詮要為文務以理勝選隸學宮儕輩咸下之以貴入北雍中順天壬午鄉試屢上春官不第歎曰丈夫欲自樹奚必擇塗而趨哉遂謁選授孝感令尋丁外艱歸服除補知羅田羅田介萬山之間民皆獷悍而負險絕為暴客藪羽至則食咄寤畫殫圖宣猷視民力所急民財所詘而煦嫗樽節之穀其良而摘其惡無賴者邑有大猾根株盤固更數令不能治羽廉其諸不法具獄磔於市里社乃安時屬歲稔而世廟且南狩所過空村倒困則舉棄室廬而逃羽於諸應費並從節縮復訂供帳簿要請於有司不得溢數而濫索省十之四次夏又飢民之殍於茅簞砂礫者比比相枕籍羽便宜發粟以賑之戶分別大小以為給多寡而復禁閉糶蠲通稅以長活者殆萬計屬郡盜

燦起赭衣白晝剽行聚落顧數討數叛迄不能底定珣決策曰邑聯英六淮廬之鄙帶商鄧汝息之疆地險阻民雜遠不逞類有所主故能爲變耳乃密緝姦孽爲內應者十餘輩當以常刑尋餘黨復嘯聚壘於崇巖之巔席險負固以稱亂珣圖六關形勢坐而籌之謂四陲懸絕彼以地勝固矣然周而夷曠者非盜有也乃移檄徵諸路兵禡牙誓師犄角要害厚集兵力奮距而直薄之元憖授首羣從卽戮覆其巢而返旆百餘年盤結之寇一旦殲之無孑遺當是時湘藩言善政者必首推羅田令他郡邑間有滯獄疑訟久不決者皆願屬羅田令決之片言所折兩造允服臺省交薦徵入公車而銓司固泥資格僅選同知武昌珣不以是不滿隨牒效職如令於羅田時擢刑部員外郎尋丁內艱服除當補乃抗疏乞休歸珣居官嶄然所至以介潔自標尤約已務施於親族多所資給或有負者每折券不責其償與人懇款見情愔然一軌於正不爲媵嫻猥瑣之習居家植德者十餘年而後卒年七十有五

右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十九經濟列傳

變強按湘藩乃明人稱湖廣布政使通用之語若在今日當作鄂藩又自蔡志以下均誤珣作翊光緒黃州府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三

志同惟康熙黃州府志不誤

祝珣江西舉人嘉靖中知縣峭厲有鑒裁庭無沈寃志操耿介有清名

張志

右沈用增光緒孝感縣志卷十三名宦傳

變強按珣浙江人此作江西誤

章懋德懋楓山蘭谿文懿學派祝珣珍卿蘭谿章氏門人

右萬斯同儒林宗派卷十四

變強按萬氏載章氏門人凡十五人籍蘭谿者七人

祝珣字珍卿少從章楓山受易後入太學嘉靖壬午中式授孝感令尋丁外艱服除補羅田令縣介萬山之中民習獷悍有大猾根株盤固珣廉知具獄磔於市時屬歲稔上方南巡珣於諸應費力從節縮曰寧罷官毋乏困我百姓復訂公帳簿請有司不得浮數溢索約省十之四屬郡盜起白晝剽掠珣密緝爲內應者十餘輩移檄徵諸路兵選精銳直搗其巢百餘年盤踞之寇一旦盡殲郡賴以寧他郡滯獄皆願就羅田請平擢刑部員外郎尋乞歸年七十五卒祀鄉賢

右沈麟趾康熙金華府志卷十七明蘭谿縣人物列傳

變強按裴天錫康熙武昌府志卷四秩官武昌府明同知祝珣南溪

人舉人考南溪
乃蘭谿之謫

楊鸞列傳

楊鸞字伯鳴嘉靖戊子舉人任銅仁府通判歷官二十餘載清貧不異寒儒引疾乞休閉門謝人事對妻孥雖大暑未嘗去冠處鄉人雖狡童亦不失信

粵西文載

右胡虔嘉慶臨桂縣志卷二十八明人物傳

夔強按張琳康熙後志職官沿康熙黃州府志之誤作楊變秀水舉人以後諸志沿之亟應訂正祝

志稱鸞以升去蓋升府時令也與臨桂志書知縣合其判銅仁由知縣升也

洪炯字國曜桂林人嘉靖間府學貢生仙居教諭

右沈伯棠道光歙縣志卷七之二選舉志科目

夔強按桂林乃歙之鄉村名炯既為嘉靖間府國府學貢生則不當於正德間官羅田訓導張

志以下沿黃州府志作正德任誤甚祝志稱嘉靖十八年以升去即升仙居教諭也

蔡元偉列傳

蔡元偉字伯瞻泉州府晉江縣人宋蔡襄之裔總角時已有孝弟稱為諸生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朱子教人之法歎曰學當如是即手鈔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嘉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四

靖辛卯舉鄉試需次入京同邑周天佐以疏救楊爵瘐死獄中人莫敢視元偉哭臨之且作文以祭授黃州府羅田教諭其教士即舉業中默誘以聖賢之學擢知德安縣一以節愛為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及薛胡粹言揭觀成誦即升堂又袖以出曰誠虛心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當嚴師良友也遷杭州府通判時倭寇方熾元偉乘城開門縱避寇數千人城賴以全趙文華視師至嘉興檄元偉督軍餉人或勸之求通元偉曰死生榮辱命也吾旨以貨免乎卒不往入覲乞終養吏部尚書李默知其賢命考功留之擢撫州同知巡按檄督樂安通糧樂安素頑元偉寬其鞭笞輸納轉勸無何樂安有劫庫之變再被委往忽流賊數千焚掠南豐等鄰邑樂安故無城元偉召鄉民精銳者設險扼隘賊不敢近縣獄久壞風雨莫蔽時蒸瘴疫元偉欲作新獄居之縱囚歸命獄成至囚並如期尋丁父憂喪畢以泉州倭棘募考亭遺跡遂移建寧元偉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致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作日歷自識平生名考德錄而自序之曰松莊子少不自

揣非聖賢書不觀非孝弟志不存非天地古今之運化英雄豪傑之作用無以入吾思也氣拘物蔽鞭策不前悠悠作輟出入是懼於是是有是書之作吾之考德有二一則時常省克而時識之以自稽其理欲分數之多少一則隨其學之有得心之有開即便劄記以驗器識之高下淺深以爲進德之助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合於人必有合於天則所謂不知不愠之地或可萬一焉其云松莊者先世名思者在宋時家郡城外十里許繞宅皆松王十朋守泉州時題爲萬松莊元偉取以自號也同縣王國輔字忠甫受易於元偉又與何焯爲友研究精深動履繩尺元偉以女妻之元偉無子將沒作訣書割田遺國輔國輔不受

右陳壽祺道光福建通志卷二百十二人物明儒林傳

夔強按福建通志經籍考元偉自考德錄外所著有易經聚正四書

折衷二種

蔡公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忠惠兩守泉州其三世孫樞再蒞是邦四世孫思因家焉公幼有孝弟稱既爲諸生憲副方豪延爲弟子師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焉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五

翁教人之法歎曰學當如是卽手鈔服行領嘉靖辛卯鄉薦授羅田學教諭凡所教士卽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以節愛爲本每退食必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及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卽升堂亦裏以出口非曰忘之誠慮心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當嚴師良友耳一時政事真有得於學道愛人之遺擢撫州同知巡按御史委追樂安通糧不加鞭扑皆相繼輸納流賊焚掠鄰邑自著戎衣演武教場賊聞不敢犯縣獄久壞風雨莫蔽公將新之縱囚歸家命獄成乃至囚至期悉集復委署崇仁崇仁無城賊突至督兵合戰數日皆遁去丁外艱葬畢以泉中倭患募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焉公學向程朱而重躬行其所致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提繕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著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若干卷又著考德錄自識生平行事號松莊子

右張伯行道南原委卷五列傳

夔強按此傳大畧與閩志同而有加詳處故並錄之

蔡元偉晉江舉人嘉靖二十五年授德安令深慨安邑衝疲多方拯恤申革潯陽支應力請協濟以蘇民困朔望詣明倫堂講書詳訓不倦建書院立學田修邑志勸農桑折鄧乾五劉厚八難決之獄勦李景鋒鄭玠猖獗之寇拜火返風禱雨輒應橋梁舖館燦然一新嘗署其堂聯云憂民催白髮學道悔青春未死不休存省力當官皆是進修時歷任七年遷杭州通判再遷撫州同知後以公事過縣士民間之踴躍奔迎者不絕於道

右沈建勳同治德安縣志卷八名宦傳

變強按傳中所言修邑志即倡修德安邑志今尚存其概畧如祝志之體惟此志初稿係按六典立目其例殆訂自玉泉

諸公至松莊乃離合其六典而更置之觀後序可見其意蓋以明一統志之體改易元例意主尊王其主簡要削奪從嚴當本於祝侯用其師蘭谿志之旨由今按之用六典之體修志章實齋亦發其旨至鄧湘泉寶慶志則逕以六書爲目矣是玉泉師弟之法本自古雅其可惜者莫如過求成削如藝文中文詩公署儒學古蹟寺觀祠宇中諸記及詩皆削不載至今日一無可考則成削太過之病殊失修志本意矣又松莊先修羅田志見羅人以王韶爲縣人及修德安志則王韶爲德安人十分確鑿可据回思羅田人此種附會亦太無識當自笑前此之失也並附志之

蔡元偉福建晉江人嘉靖中爲撫州同知著樂安縣事流賊數千焚掠鄰邑樂安故無城元偉卽簡丁壯據險設守賊聞不敢犯時獄舍久傾會大暑疫作元偉欲新其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六

獄乃縱囚還家獄成囚俱自至後署崇仁縣事亦無城賊突至元偉勒兵出戰斬賊

數十賊懼引去

按一統志補

蔡元偉福建晉江人舉人嘉靖五年知德安縣事縣故衝疲元偉多方拯恤申革潯陽支應力請協濟民困以蘇折獄勦寇治聲卓然遷撫州通判

九江府志德安縣志

右曾國荃等光緒江西通志卷百三十卷及百三十二卷宦績錄

張明道列傳

張明道字希程奉泰鄉人生有異相儀容魁奇姿稟特異以歲貢生中式正德八年癸酉湖廣鄉試第五人次年上春官不第乃慨然曰今日友天下士既不愜吾意吾其尙友古人乃潛居於塔山寺之西樓篤專古訓鍵戶數年未嘗以半武履公庭後進來及門者必有以鑿其意以去時通判薊州毛應時蒞縣霍山知縣王祿汝學以公事來會見明道皆傾倒兩人在西樓相謂曰希程經濟才未可以科自中人測之因相與登樓索觀其筆劄著述則皆足發賢儒之蘊應時爲撰翠屏樓記以志佩仰

羅田官師夏國孝鄧穆時過從與講學周英勞樟後先令羅田歎自有縣以來缺方志始與明道商權編述於是始有初稿卽後來視珣所據爲底本也凡五試禮闈至嘉靖八年己丑始於羅洪先榜登第官都察院都事與御史崇陽龔澁同年同官雅相善以直節相砥礪澁在南臺以風力振一時明道亦以上封事忤直觸世宗怒拜廷杖旋謫南直隸滁州判官時嘉靖十二年也甫至值知州臨海林元倫述職入都明道卽權州篆在官以儉約刻厲自振攻苦食淡聽政有暇輒造醉翁亭嘯咏其下並度地築梅亭於其傍明年遷吳江知縣其治吳江也以地居東南望縣歲糧至五十萬石前令之弗軌者取於掌賦者以爲常例承貳以下轉相仿以責之長長科之民久之而官民交弊明道至則手爲文以誓於神曰某所爲不與民同心者有如日貳以下皆爲之悚動縣有豪右橫甚下車時卽誅治其桀黠餘皆斂手充皂隸者例納銀入官明道曰若曹亦有家傭其身而受其值於義何居與其受值而縱令梗法曷若反之而法之不怨乎遂還之其年適大旱明道引爲重憂露禱於天凡縣之百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七

神在祀典者徧禱之期於必雨已而果雨民既感其誠然禾之秋成者祇及半乃告災於大府以聞於朝臺檄吳縣朱知縣廷臣來勘而命明道轉勘吳縣朱夙以公清著先至則悉命民羅拜馬前復爲之請曰民病矣願公寬一分某亦不敢負若民也縣當孔道使節旁午餽送無節少減則謗譏煩興乃一切爲裁省有讓之者則曰寧我受譴剝民以求名吾不忍也嚮之公私宴集窮極豐腆則懸格以禁之而鄉之里長城之坊長其役費十常減六七貧賸貸於豪右積久缺償往往以徧避流散明道爲設法招徠復業有以訟至今自拘審非大故不出差鄉民輒終年不識吏役面或骨肉忿爭則召令至庭以至情曲爲剖諭令感悔乃已不輕施法也朔望視學進諸生與談經義刺刺作家人語諸生庭謁雖少年必假以禮貌有不得已事許其自白務達其情遇之從厚城鄉學社久廢乃以屬縣丞李文瑞普加修緝申蒙養教條學僮在校仿古制禮衣衣之曰童子衣遴鄉師尤慎不時往臨之祭其良楛而申戒之祠廟橋梁之不飭者曰此一邑之儀觀也不宜以俟後人所在均繕修完好然必因

事興工及成而民不知費也縣舊有仙里橋民傳爲陳昉陞仙故蹟乃卽其上建仙跡亭泐昉詩及朱子小學所載馮球事揭榜楣間以示董勸縣人立三賢祠以祀宋儒王信伯師弟請於明道爲文以記其事有一貧嫗鬻其孫償官逋值入手復失一孤兒以官逋被繫明道皆爲代輸他所惠周無告者不可勝舉爲政務持大體不拘牽文法大要以崇儉厚生陸倫敦化獎進人材而彰瘡善惡嘗曰人生所享有限何苦子子爲子孫計故所得俸資常不令有餘凡賓禮及歲時慶弔皆出己費不煩民間一錢以故始終一節廨舍罄懸薪水或時不給家人不堪明道不顧也瀕行止携來時雨敝籠而已性極疏朗公暇如在滁時輒邀縉紳之賢觴咏於垂虹雪灘間盡歡而罷十四年冬甫及期擢刑部主事民奔走咨嗟若失父母有老人徐臬趙洪等相與乞於縣人陳策撰去思碑於三忠祠中則相謂曰自國朝以來號稱廉吏未有過於張侯者也旣供職北都歷員外郎陞郎中十九年外擢浙江紹興府知府前任爲安岳湯紹恩愛民而好興作明道繼之無所更張務與民休息立名義以爲治率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八

其慷慨峭直之性臨事不拘繩墨每聽訟獄輕重或不可測間亦流露玩世滑稽之意士人呼爲張顛然實非顛也浙之士大夫羣推其學博窺經史尤深於黃老之意第蘊而不輕發露遇諸生訟或抱牘立庭下先與論說古今談言微中卽判狀爲白之否則訶誚立至揮之使退門牆務爲寬大不自居黃堂尊貴民之視之嘻嘻如家人父子了不見其可憚郡俗歲正上元燈火殷盛明道輒偕郡僚角巾雅步徜徉觀燈于市見者亦不以爲異署中有亭在臥龍山巔明道在任一切縱民登眺無禁也後之追論當時治郡者羨爲羲皇世界故老每咨嗟談之嘆後來之不復睹云正德間岷縣夏雷官羅田有政績岷爲郡之屬縣至是遣人葺其墓而表之三載任滿民復伏闕乞留再任擢分巡江西嶺北兵備按察使司副使明道之簡分巡也始部擬以按察司僉事爲提學道及謁選吏部尙書見其儀表謂爲鐵面劍眉宜寄以兵權必稱厥職明道出語人曰人貴自立勿以形體爲人限量昔我阨窮時人謂我鼯頭鼠耳今又稱爲鐵面劍眉夫豈果有以異人哉二十五年赴贛州履任時巡撫贛南

郡御史爲長洲朱紱頗有聲而明道前任爲江陰薛甲以懲郡中嚴黨之奸忤相嵩
譴歸明道知非可與爲容者甫數月遽請告歸歸後講學於塔山書院卒年七十三
蓋自其少時便負大志視世利如敝屣與羅洪先唐順之同舉春官皆以倡明道學
爲己任明道專以朱子爲宗於並世起象山之高恣傳爲新建之言以動天下者雅
所弗取歷官二十年布衣粗食如寒士門人最著者胡明庶萬全萬言策蔡惟忠等
所學博通經史著有學易稿詩經發蒙春秋大旨朱子綱目發明行世始讀書於治
西玉泉寺因自號玉泉學者卽稱玉泉先生後以名其集舉鄉貢時名次於黃岡王
廷陳廷陳狂誕詩文有重名年甚少於是歲以白衣魁經房敬明道兄事之今夢澤
集中尙有同遊西山記正德十年方以舉人居長垣胡錠守黃州會流賊深入羅
田錠謀之明道孰可任勦賊者明道以張正福薦卽命其督鄉兵於是正福率其弟
及諸從子追賊大創之卒以反鬥並殉死及明道晚歲歷覽山水憑弔故人有詩悼
正福甚哀羅洪先本與爲同歲以講學相友爲明道象贊仿紫陽之稱溫公謂其德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九

業文章可法可則又謂其爲振古之人豪崇祀府縣鄉賢祠孫邦祥字雪村縣諸生
有才名邦靖歲貢生萬歷九年官浙江嘉善縣主簿十一年以憂歸嘉善人甚嚮之

據祝志蔡志張義川書院志及萬歷康熙吳江縣志萬歷湖廣總志光緒滁州志
光緒蘇州府志康熙紹興府志同治縣志同治贛州府志康熙嘉善縣志等書修

右列傳縣人王葆心纂

夔強按家大人此傳初稿在義川書院志明山長表傳中此較詳故取此又考明道
歷官年分各志多異同滁州志稱其嘉靖十四年調判官十五年去任然以萬歷

吳江志所載去思碑觀之則以十三年在吳江以十四年去官當以碑爲最確則其官滁州必在十二年以十三年
在吳江也紹興府志稱其十九年任知府贛州府志稱其二十五年任嶺北道則其在紹興凡七年然紹興志又稱
其下任陽湖蘇州府志稱其九年任則又與贛州志不合若蔡志稱其留贛州任九年則傳聞太誤矣實則以志按之祇
數月故與後任內江高世彥同歲在任也凡此皆年月之亟宜訂正者蔡志張公祠之說紹興志不載知亦是誤傳
又郭琇康熙吳江縣志稱其與羅洪先唐順之同榜皆以倡明道學爲己任明道專以朱子爲宗紹興府志又稱其
博覽經史深於黃老觀此可見江浙人士之推重明道實尊爲一代大儒徒以其著述事實都漚吾里人竟不曉其
品誼卓越如
此可傷也

張明道字希程羅田人嘉靖中舉進士拜都察院都事謫滁州判官擢知吳江政務
大體不拘文法約束持已修潔撫民慈祥國朝稱廉吏未有過於明道者也居期年
擢刑部主事去民若失父母相與立碑紀德政仕終按察副使

右萬歷吳江縣志名宦列傳

夔強按此志傳家大人得自黃陂陳將軍毅傳後注列陳策所撰張公
去思碑紀政績甚詳故傳從畧以其爲明代志乘頗不易得故函錄入

張明道字希程羅田人嘉靖己丑進士授都察院都事歷刑部郎中擢紹興知府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明道少有大志視世利如敝屣發明晦庵綱目啟迪後人有濂洛關閩之風五十始登第清守如故別歷中外政績著聞爲一時循良之冠尋乞休歸濂志稱其攻苦食惡尹吳江日民立去思碑於三忠祠同邑萬傑胡明庶皆出其門

右徐學謨萬歷湖廣總志卷五十四獻徵志列傳

夔強按傳中萬傑乃萬全之謬全爲幼科方書序自云從游鉅儒張玉泉夫子之門

明史綱之學可證萬傑則里中無其人若全則亦明庶弟子不當列其上也

張明道字希程湖廣羅田人進士以都察院都事謫滁州判官會守闕署事築梅亭於醉翁亭右政暇輒造其下常以儉約刻厲攻苦食惡

右熊祖詒光緒滁州志卷四之二職官志名宦傳

張明道字希程湖廣羅田人嘉靖己丑進士授都察院都事謫滁州判官十三年擢知吳江縣時豪右橫甚明道始至卽誅其桀黠者餘遂斂手邑賦歲數億萬前令取常例於糧長承以下效之明道爲文矢於神一無科索縣當孔道使節旁午餽遺少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十

減則謗譏興明道一切裁省曰剝民以求名吾不忍也民以訟至令自拘訊非大事不公差或骨肉忿爭召至以情諭之令感悔乃已朔望視學與諸生講析經義葺社學選鄉師童子俊秀者倣古制作禮衣衣之祠廟橋梁所在繕飭所得俸錢多以充公用有一嫗鬻孫償官逋一孤兒以官逋被繫明道皆代輸解舍蕭然薪水或不給期年召爲刑部主事臨行止携來時兩敝籠而已士民攀號若失父母仕至江西按察副使

察副使

松陵文獻葉志合纂

右馮桂芬光緒蘇州府志卷七十二明吳江縣名宦傳

夔強按萬歷吳江縣志明道傳甚畧但附去思碑於其下郭琇康熙

吳江縣志定本卷三十名宦傳與此傳同但於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句下云卒年七十三明道與羅洪先唐順之同榜皆以倡明道學爲己任明道專以朱熹爲宗歷官二十年布衣糲食如寒士所著有學易稿詩經發蒙春秋大旨學者稱爲玉泉先生考此數語尤足見明道平生學術之抗衛名儒尤爲江浙人士崇服惜吾里人猶未知之也

張明道羅田人繼湯爲守無所更張務與民休息好立名義又慷慨峭直不拘準繩每聽斷訟獄輕重或不可測有玩世滑稽之意人呼爲張顛然實非顛也其學博窺經史尤深於黃老然蘊而不發諸生或抱狀立庭下先與談說今古稍中旨卽判狀

得白不且訶使退矣當是時太守習爲寬大民視太守嘻嘻如父子不見可憚越俗上元燈火甚盛太守偕郡僚角巾步市中觀燈不以爲異部署中有亭在臥龍山巔縱民出入登眺無禁也蓋羲皇世界故老猶能談之而今不可復睹矣

右張三異康熙紹興府志卷四十一名宦傳

夔強按湯名紹恩安岳人上任紹興守愛民而好興作見府志卷十九職官張旭號張顛故借以寓

明分巡嶺北道按察司副使嘉靖二十五年張明道羅田人進士

右魯琪光同治贛州府志卷三十四官師統轄表

夔強按明道前任爲江陰薛甲以懲贛中附嚴世蕃作奸者忤嚴嵩譴歸事在廿五

年後任爲內江高世彥亦以廿五年抵任度明道在贛道任不過數月耳殆有鑒於薛甲知不可爲故數月即去官也乃吾縣志自蔡容遠於明道傳有贛州紳士百姓扣關留鎮九年之語以後沿訛不改不知任六年自是明道在紹興府任事何與贛州余考蔡志以後諸志爲明道傳幾於無一事不誤茲特一端耳特附訂正之

張濬列傳

張濬字口口平湖鄉人隆慶中以恩貢官南直徽州府學訓導偕武寧陳琅汝陽陰仁於學風頗有振作濬學有根柢資討鄉邦掌故有年嘉靖中方爲諸生值知縣羽創修羅田縣志先訪得邑先達張明道諸人口傳筆語之底稿其初實萌於知縣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十一

周英勞樟之譴諉更經教諭陳瓚訓導趙廷佐迭有商榷至是主爲綱要俾教諭楊鸞訓導洪炯督之而以濬及蔡惟忠兄弟專司編校濬與同人修書務爲別擇簡嚴以戊削矜貴相要約取材近就方隅所遺不復求之域外大指循用當代所頒行一統志據爲例式初按六曹以彙括事類略如長編本之省部府部之志附以平昔別選索冥所得之舊聞而晉江蔡元偉以司諭繼至更爲之離合更置不一年而書成於舊稿之藝文汰除甚夥蓋珞本章懋門人元偉之學墨守程朱甚嚴濬等遂承厥旨用章懋蘭谿志體不矜尙博瞻而專貴峻潔亦緣羅田文獻宋元兩朝蕩盡無存卽明初亦半歸銷寂而僻地載籍復極寒儉觀其發凡之言欲舉所遺漏者俟諸博雅君子則其自畫與其自歎可知矣

据徽州府通志及祝志修

右列傳縣人王葆心纂

夔強按鈔本高倬徽州府通志卷十一職官明府儒學訓導張濬羅田人隆慶中任同時官訓導者有武寧陳琅汝陽陰仁蓋府訓多有三四人也又志載涇縣訓

導有張濬按之乃天順中任則別是一人然方志年月多誤或是一人同省調任亦未可知又祁門縣訓導有金百鍊萬歷中任吾縣明季亦有金百鍊張志有傳然但云縣庠生則官祁門者亦非吾縣之金氏也濬無他事可考然創志之役祇蔡氏兄弟及濬三人故家大人特爲之按此事立傳又蔡張志均佚濬名管志列濬拔貢中明代拔貢亦稱恩貢惟云濬官徽州教授注本通志則誤矣今正之

蔡惟忠惟孝列傳

蔡惟忠歲貢四川蒼溪訓導清介方正以造城有功陞知縣致政歸少受業於張明道之門博洽羣書精究性理大全及大學衍義補尤好蘇氏孟子以孝友垂訓子孫有耕讀二歌行世惟孝歲貢海寧訓導才情揮豁以禦倭寇功陞知縣因父芳年八旬書約兄同致政歸奉養

右蔡容遠康熙羅田前志卷四人物科貢理學傳

變強按康熙後志以下列傳均仿此但缺惟孝一傳耳今不悉遺又容遠當屬惟忠

嫡孫故惟忠有傳惟孝無之

蔡惟忠字□□多雲鄉人處士芳子也早受學於張明道之門治經生家言明道授以宋五子之學遂精究性理羣書而歸於致用故於真西山大學衍義及瓊山邱氏衍義補辟灌尤深攻古文詞導源於孟子昕夕取通行之蘇評讀本釋誦有得觸卷朱墨爛然留意縣之文獻每悼宋元以來缺修方志舊聞軼事荒墜殆盡有暇輒加蒐討方為縣諸生時既助知縣勞樟知資工大修縣學宮庭於嘉靖十年藏事二十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十一

一年夏復承知縣祝珣之屬佐教諭楊鸞訓導洪炯創輯縣志與同庠張濬及弟惟孝專編校之役於典章故事均準周官六典書之搜羅翹縷摺摭融貫已開近世鄧顯鶴修志之體甫數閱月鸞遷盱眙知縣晉江蔡元偉來促成之即今流傳之嘉靖志八卷是也書成簡潔修整羣頌創始之功惟忠旋以歲貢生授四川蒼溪縣訓導以清介方正為士人所推復力助知縣修造治城大府按其功狀方以知縣遷遽因終養乞歸惟忠學詣博洽而躬行孝弟垂戒子孫尤篤嘗撰耕田歌讀書歌二篇以示家法惟孝字□□讀書擅才情稟性伉爽揮霍與兄齊名既隨兄編校方志又從元偉與聞洛閩學愷嘉靖三十四年以歲貢銓授浙江海寧縣學訓導時知縣事為同郡麻城蔡完惟孝以與同姓同里雅意相與有成值倭亂方亟則協之增城浚壕俾四民皆入邑居悉力禦寇晝夜罔懈迭見功績縣賴以安三十六年即陞本學教諭復出其修書所得說完收召名流增輯縣書發凡起例綱目秩然方是時惟忠正司鐸蒼溪會父芳年過八十惟孝亦自以在儒官由副歷正前後四年頗能助地方

建白可以退休即日馳書惟忠約同時歸養里黨無不尊慕而稱頌之焉祝參志蔡志姜二管志及鄭溧

乾隆杭州府志修

右列傳縣人王葆心纂

夔強按史觀道光保寧府志卷三十二職官志明蒼溪訓導祇存十一人餘皆佚故缺惟忠名又鄭溧乾隆杭州府志卷六十四職官明海寧教諭蔡惟孝羅田人本學

訓導陞嘉靖三十六年任又訓導蔡惟孝羅田人三十四年任可見惟孝乃由訓陞論也又據名宦傳蔡完麻城人三十三年任有禦倭功則蔡志稱惟孝禦倭有功必是與完同事而杭志稱海寧志九卷完修其序謂校讐於內者有訓導蔡惟孝可證因惟孝本有是學也嘉靖海寧志今上海南洋公學尚有其書惜無從取而證之蔡張志稱惟孝陞知縣必是因陞教諭而傳訛康熙湖廣通志於二蔡均云官知縣亦沿舊志之訛也今悉訂之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十三

王學博孝通繕校

偉會稽章氏因周書昌春官禮郎千古學案一言而著爲兩種通義以名世獨無人肩任此作誠憚其紛囑而典奧也卽晚出小子曷敢有作然獨不可先儲其材乎乃銳意創立周秦學案長編卽夥鈔基厥始截分兩繇最先取各家之總繼析各家爲目自十五歲之春爰取經子史集及羣書中凡涉流略學者自立義例董而理之自後於九流總會之言所收可二十餘冊自儒家以下各家亦收至廿餘冊由家入鄂而都門而返鄂皆篋以自隨方在都時見父年已老弟妹晚出徬徨感觸從容與弟計議期二人各領方來之責謂弟夔武曰若年猶未也可從事外國文由之深造勿以今日諸生之囂風自染特專方言爲異時游學海外之先業我則志在承家姑隨俗博一法學家名目反而卽從吾所好於是告諸其父分入法文法政二校惟目睹旗民生計之苦世士浪游覓食之艱復慨然生返本之思與其弟及葉氏外弟相約究心農林各學備日後家居作業之實用始發大心廣搜舊新種植畜牧之書購假且鈔積之至百數十種最後又相訂爲譜錄書五種卽烏桕譜杉譜松譜粟譜罌桐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二

譜是也發凡起例強總其成其父見其方從事於此則付以平日所欲爲之伐蛟書諸條令其隨時踵成謂此卽爲防害農林之用與所講不歧也是時其父方總輯京師圖書館書目見其中收藏海內方志幾備欲乘機搜考本貫縣府省文獻命強爲助又久欲董治近代佳志義例爲方志學一書在長沙已具大綱至是亦命夔強參之而上海商務書館來徵說部父因付以辛亥在都所具之虞初支志各文字強卽因而廣之擬區爲甲乙以下十編先經其手輯成甲編八卷與書館版行復踵成乙編而夔強自領此種鉛槧諸役計在都三載自起居燕游及校課外盡日屏居非隱几觀書卽伏案鈔書逢假必在圖書館與小市廠肆他皆不見蹤迹於其父門人中與章學部德頤往還至密每一書入手畧一翻閱便曉大意近年每得一書恆父子互觀及相品藻則閤合者多其父詡爲家庭至樂目短視覽書敏捷而繕書迅如掃電頃刻數紙與其弟同懷異嗜弟好臨池喜吟詠強則獨耽樸學其父嘗擬二子將來可以各分父業之一謂強尋且跨之生有恆性一事不成不休屬草完整絕無譌

不辨事月支乾花
式百元周樹樸

奪尤能助其父健忘事父先意承志以父喜睹未經目之書愛稀聞之事則窮搜以博父歡雖甚好書於滬市近出叢部亦貪且羨然以父館資所入廉苦卽購書亦不敢濫用一日爲人鈔書有備資數十緡卽出以收授時通考廣羣芳譜清稗類鈔至盡而止其承父命摭採方志義例則有名諸方志序錄摘要畧備於廣攬地方文獻在黃郡則訪錄成如千冊在羅田則以新覓得之嘉靖祝志主之而爲之訂補垂沒之前兩月又擬輯一縣文詩命曰鳩茲文在鳩茲詩在又以暇日寫定其父續漢口叢談十二冊繕存其父晦堂文鈔如千卷其父在都又本強所得縣故成窈溪舊話十六卷其未病之先一月手纂成青堦所有書目八卷卽纂卽寫而月而訖書訖而病作又於其間成諸子學表二卷大抵夔強治學從目錄家入手故其啟疆甚闕而於衰采討治之條理次第又特有秩序不相凌躐自成童以後在在爲壯年中歲之預備其指歸在文質兩途復能行以不厭不倦故七八年而規模森然大備往後但循途以赴爾凡其作文治學旨在博綜先具定律周思窮覽用神禹鑿龍門工夫以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三

關前人所未有又用神禹導原山川之法其淵源脈絡必皆秩然可尋眞克自極其才者垂沒之春思詣又似一變欲作專究一業之課二月之晦手書告父謂方循日程手丹黃以觀書究主何業爲的質乞父裁奪其過銳處父時勗止自丁巳歲與其弟家居大病後父時刻妨其傷生在都尙清潔體亦強盛嘗授以養生頌調息箴導引書令仿行又從北方名師授太極拳不料乃以暑濕沒也其在國立圖書館所得有功於吾縣文獻甚巨其於羅田沿革有與其父異者父謂依姚惜抱說羅田爲漢松茲確矣至魏曹以後按以洪北江三國疆域志則爲安豐地夔強則謂引申惜抱之指羅田在晉後似仍爲松茲相沿至劉宋而松茲始移於東北惜抱雖未明言而其意已躍然在言外二說各有據依尙待論定其訂補中則仍依其父說引申之不欲立異也獨案以元豐九域志流水之稱而知今尤河乃緣流音轉變又因翠微先生北征錄西流河之稱而知今溢流河亦音近而轉變又因元明間英山羅田接壤有大埠砦之名而知禹貢大別在羅田之確因明物產中有巴山豆西山豆之名而

知水經注巴山在羅田宋書陳書西山在羅田之確又謂宋人輿地紀勝明言今上
堡湑水所出之山曰雲山其雲山乃由古衡山音近而變故雲山之名存後人尙可
緣此以考春秋時衡山所在亦緣九資河之名存後人亦因此可考春秋時鳩茲所
在更證以太平寰宇記引古今地名解松茲卽古鳩茲一語直可發數千年未發之
覆乃自元人改襲廣濟多雲山之名則古義已湮大半迄明末清初又歧出一天堂
寨然當時方志尙兩名並存不料至乾嘉後竟以天堂寨目多雲山於是以寨名變
山名洎光緒初於方志中竟銷除多雲山名惟霍山英山新志尙知以天堂爲多雲
之誤由是與古名隔幾重障蔽後人欲考古義其奈此重重後起諸名之掩沒也哉
羅田物產唐宋以來多冒以州郡之名卽如斬竹斲篔簹竹據元李衍竹譜詳錄皆
產自羅田山中審此則唐宋題咏如劉禹錫韓愈白居易元稹諸作均爲羅田物產
詠也後人泥於州郡轄隸之名又不見李氏之錄遂至徧傳海內之名產經諸名賢
之表襮舉歸諸兩斬焉不重可歎哉又嘗讀臨川集見張彥博官石橋茶場知未析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四

縣時先有此主筦巨產之官更證以文獻通攷見十三茶場之名證以夢溪筆談見
石橋場歲產之額證以續資治通鑑長編而知乾德三年爲建是官之始而茶山均
茶園衝及英山之茶園嶺茶園河皆當日之產地卽太平寰宇記茶山在縣北深山
之說由茲可得其詰矣其於吾縣已湮之文獻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林泉野記
知張俊之斬馬進在羅田山中釋求其地則今平湖有撒稻河乃由當日斬盜河音
近傳訛在家塾聞人耕舊縣得鎮東軍節度使印考之宋周南山房集雜記知此印
乃建炎三年諸將潰兵在建康雜入李成叛兵中鎮東軍亦當時隸杜充諸將之一
由舒六入羅田治內所遺又於閩書得元祐八年創縣之令爲劍浦魏任於濟北先
生雞肋集得創縣之尉爲祥符高道華又於元代得寓賢二人一孝子李鵬飛於元
史孝義傳得之一忠臣夏璿於萬曆湖廣總志得之而夏璿受其孫忠靖太子少傅
之封並可以訂正今日下太子地名之傳譌又取錢氏大昕元史氏族表以訂祝志
析可立吉思爲二人之誤而知他書譯作闕里吉思者爲較通正且考光州志並知

此闕里吉思後遷爲固始金剛臺之達嚕噶齊其豁數百年之巨謬者又莫如吳大中旌孝記中稱其父季益建炎中宰羅田建炎乃景炎之誤否則按之一切都不可通又謂光緒光州志載光州固始商城近治都有霸王臺昧者均謬附之項羽不知霸王乃巴王一音之轉南北朝巴水諸蠻王爲司豫霍定諸州刺史治所均在今光固故留此遺迹凡此諸說殆不亞錢竹汀校史之精確雖古人亦爲之首肯者也父嘗命其搜求宋代羅田之藝文則於張右史集中得四詩因以知張文潛曾作縣之寓賢又令其求宋令詹魯山見於他書者則於葉水心集中得一律知魯山乃當時之解元又因爲蒲圻張氏採摭湖北先正書目則於徐氏培林堂書目見蕭繼美敬吾先生集十五卷於金氏文瑞樓書目見蕭譽多雲館稿十五卷於趙氏脈望館書目見周明璋焚餘草一冊又參考諸方志及問津書院志歷舉各證合之蕭氏宗譜定蕭繼芄繼忠爲羅田人而非黃岡麻城人著草廬經畧之黃之瑞亦爲羅田人此類不可勝舉散見於所輯而未脫稿之嘉靖羅田縣志訂補及宋明羅田藝文總目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五

錄此外又輯成附錄一卷此次輯譜庚申夏諸子聚青垞繕校凡有關考訂義例之資證多委之夔強亦時參預圖表之草創最後大河周氏來乞其父審定創譜其父遂一委之夔強並爲撰節孝家傳如干篇在都又受其父交代校鄭毅夫集卽今湖北先正遺書中刊本是也其他代父擬編教育部教育史並戴氏西夏紀之搜求及他文字甚多不悉著夔強檢書有從未經目之冊遇一事輒臆決某書當有之及發視往往十有八九如所測類有夙慧者然不可解也若其搜求與考訂大率於幽深不常見之故實持一端必又追其更端往往因表見裏由偏洞全遂爾一蠅大於車輪無他用心專一而穎悟又足以達妙緒也似此天生學者之才智卽少假以十年歲月其成就當有非目近所測者豈料其竟止於斯也哉夔強秉性謙謹似父雖卷軸填胸而與人若空洞無物記憶極強家藏五六萬卷書殆已覽其大半書未分類而能隨檢卽得自謂將來欲積卷秩盈十萬方止其績學而姿敏父多不令人以知懺生平名浮於實之悔久之世亦多知之者沒年纔二十有一其父執陳學部衍傳

孝廉守謙爲之傳饒員外叔光爲銘墓程觀察頌萬挽以詩周廳丞貞亮之詩尤痛惜之其他挽悼文字不下百數十篇皆以爲吾省學術惜非一族一家之私也其父嘗以謂辛亥以後視人世無可意者既喜得夔強因而歎古人所云父子之間相爲知己誠天意之所特鍾而替人亦於是乎在及沒則慘如失魂勢將與之同盡因一切視成人有加禮擬異日爲之立主後並整齊補綴未成之書以餉世人且以慰其

賈志焉

陳學部傳論移
綴此傳如左

陳衍論曰季薈余老友從事禮館時溫溫謙抑不知其家有異童蓋夔強生不逾三四齡也十餘年不相見季薈方父子劬學相依爲命忽千里馳書告哀於余夫舉世不悅學有讀書種子遂從而摧折之寧獨其父有視予之痛歟

重刊嘉靖羅田縣志

附錄

六



